

墙角一片紫苏香

■周桂芳

周末我回乡村老家,母亲早早就煨好了一锅土鸡汤等我们。

我端着一碗香浓的土鸡汤,坐在院子里一边吃,一边抬头看着屋后的一片竹林摇清风。在眼睛低垂的那一刹那,看见斑驳的老屋墙角边长了一片紫苏。

母亲正在柴火灶前烧鱼,我赶紧跑去墙角边摘了几片紫苏尖叶,洗净,丢进了鱼锅里。母亲笑着说:“这是好东西,紫苏正好提香去腥,烧鱼最好吃了,你记得摘点紫苏带回城里去。”

“好,我正想摘点回家去煮茶喝。”母亲说屋后菜园边也长了一大片,把上面的嫩叶子全剪干净,过不了几天,它又会长出一大片,去年墙角那片紫苏长了半墙高呢。

紫苏是长在乡村房前屋后的野草,一开始是一两棵,后来东一丛,西一串,紫莹莹地长出一大片。刚长出来的紫苏叶如婴儿的小手掌,酱紫色,毛茸茸的,热情地四处招手。长大后的紫苏又高又大又香,成为老屋墙角的一道风景。

村口附近有一个水库,我们一年四季都有鱼吃。每到夏天,我家餐桌上就会频繁出现紫苏的身影。母亲说,墙角边的紫苏是两面深紫色的,比那正面绿、背面紫的紫苏

更香。夏天,只要家里烧鱼吃,母亲总会在某一个时刻,迅速跑到老屋墙角掐下数片紫苏叶,再进厨房,用冷水冲几下,便将紫苏叶丢进锅里。

紫苏与鱼一相逢,便胜却人间无数,紫苏的浓香去掉了鱼的腥气。父母亲喜欢吃鱼,带着我和哥哥也喜欢吃鱼。我们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,吃着母亲做的紫苏鱼,先是大块吃鱼肉,最后再用香浓的鱼汤泡饭,吃得大汗淋漓,真是过瘾。

我带着儿子一起剪墙角的一片紫苏。儿子说,直接扯起来更快,我连忙制止。我对儿子说,紫苏全身是宝,扯起来就不能再长了。我正好给儿子上了一节植物课。儿子仔细观察起紫苏,这是叶片边缘带锯齿状的一种紫苏,叶片两面全是玫红色的,连杆子都是紫莹莹的,不带一丝青绿。它的根茎干挺拔,宛如迎风而立的公鸡紫花冠,农村人称之为鸡冠紫苏,多么生动形象啊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乡村人与草木相依为伴,代代相传,无意间保留着祖辈潜移默化习惯和口味。刻在骨子里的紫苏味,是浓浓的一抹乡愁。墙角一片紫苏,这就是我触手可及的诗意烟火,一半烟火谋生活,一半诗意得清欢。此时,我正喝着自己亲手制的紫苏茶,清香扑鼻,回味无穷。



江南的雨总是来得突然。前一刻还是艳阳高照,转眼间绵绵细雨就笼罩了整个巷子。这样的天气里,巷口王阿婆的油条摊子还是会准时支起来。那口黑铁锅上升腾起的热气,在雨帘中显得格外温暖。

王阿婆炸油条的手艺,是这条巷子里出了名的活招牌。天还没亮透,她就要起床和面。面粉、碱水、盐巴的比例,全凭几十年积累的手感。醒好的面团扯开来,能看到细细的筋膜在晨光中泛着光泽。街坊们都说,王阿婆的油条是有生命的——夏天炸得酥脆,冬天则绵软适中,春秋时节外脆里嫩,恰到好处。

我最爱看王阿婆扯

荷风解夏

■郭璇

天一热,人的心也跟着躁起来。早上睁眼就是一片白亮的光,空气像糊了一层棉,呼吸都嫌黏腻。手机一滑,全是喧嚣,各种消息琐碎,人像被困在锅里闷着,逃不出去。黄昏过后,我便悄悄地走向那片老荷塘,想着那里的风,总是凉一些,静一些,也许还能寻得一丝夏日里难得的清凉。

荷塘的四面,无论远近高低,都被浓密的树木环抱着。太阳还未完全西沉,杨柳的倩影在微风中愈发显得婀娜多姿,仿佛舞动的精灵。苍翠的枝叶密不透风地将荷塘围拢,只在岸边小径的转弯处,悄然留下一两处空隙,像是特意邀请晚风与夕阳,从这里悄悄探访。白日的喧嚣已然远去,暑气也渐渐消散,我沉醉在这份宁静而纯粹的清凉中,心也随之安宁。

我慢慢地沿着塘边小径走着,脚下的石板微微发烫,却也比白日里柔和多了。风自荷叶间穿过,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温柔,像是旧友的低语,又像是母亲掌心的抚慰。耳畔的蝉声已渐稀,倒是蛙鸣星星点点地响起,杂而不乱,为这荷塘的黄昏添了几分生趣。

我找了个石凳坐下,面前正是一大片荷叶。硕大的荷叶铺展开无边的绿意,片片圆润饱满,宛如碧玉雕琢的罗裙。微风拂过,碧波荡漾,那句“莲叶何田田”,便在这满池摇曳生姿的荷叶间鲜活起来。叶与叶轻轻摩挲,发出窸窣之声,如梦似幻。

微风也带来了水汽的润泽,拂过荷塘,送来了缕缕若有似无的清雅香气。这满池碧绿,那些亭亭玉立、高擎出水面的荷叶,不仅仅是夏日里一道养眼的风景,更像是大自然派来的使者,勇敢地承接了那份迫人的暑气。

夏日的白昼太喧嚣,人心也跟着浮躁。而此时此地,我却仿佛从热浪与纷扰中抽身出来,只剩下一颗心,静静地浸在这清风中。这一刻,荷风拂面,心无杂念,身心俱凉。

夜色深了,月亮从云后探出脸来,把一池荷叶照得像是起了微光。风还是那样,轻轻地拂着,像是怕打扰我。我慢慢站起身,拍了拍衣服,心里竟有些不舍。可我知道,那份宁静、那缕清凉,早已在心底生了根。即使重归尘嚣,那一池荷风,仍会在梦里轻轻吹过。

飘香的巷口

■罗依衣

面的样子。她粗糙的手指在面团上一按一拉,面条就像变魔术似的从指缝间溜出来。两根面条叠在一起,用筷子在中间轻轻一压,两手轻轻一抻,往热油里一放,“滋滋”一声,香味就出来了。

小时候放学,我总爱在王阿婆的摊前逗留,看她把炸得金黄的油条从油锅里捞出来。王阿婆总会挑一个递给我:“趁热吃,小心烫。”咬下去的瞬间,外皮“咔嚓”一声裂开,里面还冒着热气。有时候来不及在家吃早饭,我就把油条对折夹在烧饼里,一路小跑着去学校,油香能飘满整个书包。

这些年,城里开了不少早餐店,机器做的油条整齐划一,却总少了点什么。王阿婆说:“油条要有‘人味儿’,火候要用心感受。”她的油条确实不一样,有时候会有一两根形状不那么规整,但街坊们就爱这份带着手作温度的不完美。记得有年冬天特别冷,巷子里积了薄冰。王阿婆的摊子照样支着,她手上生着冻疮,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,可动作依然麻利。

后来我去外地读书,每次寒暑假回来,第一件事就是去巷口找王阿婆。她的头发渐渐全白了,可油条的味道一点没变。有次遇到一个从国外回来的老街坊,站在摊前吃得泪流满面,说走遍半个地球,最想吃的还是这一口。

去年回家,我发现巷口空荡荡的。邻居说王阿婆年纪大了,被儿女接出去住了。我站在雨中,突然想起她常说的话:“油条要趁热吃,凉了就不香了。”我这才明白,有些味道真的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。

前几天路过老巷子,我竟又闻到了熟悉的香味,走近一看是个年轻姑娘在摆摊,她用的还是王阿婆那口黑铁锅。她见我驻足,笑着说:“我是王奶奶的孙女,她教我做油条,说不能让这个味道断了。”

我买了一个,咬下去的瞬间,仿佛又看见王阿婆站在煤炉前,那双布满皱纹的手灵活地转动着模具。油条还是那么烫,烫得人眼眶发热。

花开诗旅

小满,听夏

■袁家莉

当蝉在枝头发出声响
阳光温柔地铺展在稻秧的肩上
风不急不缓,穿过垄沟
与青苗共舞一场生长的秘语

田野泛着淡淡的绿光
雨水在云里酝酿歌唱。
池塘边的芦苇悄悄拔节
蜻蜓停驻
像倾听夏天心跳的钟摆
母亲说:这是小满的节奏——
万物初盈,却未至极盛

我俯身贴近泥土,静静听夏
听见种子在黑暗中伸展的回答
小满未满,时光正好
一缕风,一段梦
都在心里慢慢发芽

【运河夜市】

碧落繁星捧月光,
东风轻拂送残阳。
游船游客乘丽彩,
两岸楼台竞辉煌。
近看欢欣人踊跃,
远望惊叹水迷茫。
千年运河逢盛世,
碧水潺潺润故乡。
——张步云

【小满到了】

几场雨水后,小麦愈发青翠油亮。早晨的阳光温和地照在枝头,麦穗幸福地享受着温暖的抚摸。这时,阳坡上的麦浪渐渐泛出了隐约的微黄,阴坡上的却还是绿油油的色泽。走进麦田,我用手轻捏,麦粒早已鼓起了肚皮,富有弹性。原来,青壳下的麦粒正在成熟与未熟之间。这让我意识到,小满已经到了。

——靳小倡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夏日荔枝】

窗外的蝉鸣响起,我便知晓,春已默默退场,万物即将步入生机盎然的盛夏。夏天带着满满的活力准时到来,岭南的荔枝也到了成熟季节。对于我来说,夏天是从荔枝壳里透出来的香气,是那洁白果肉中爆发出的甜美汁液。晶莹剔透的果肉缓缓现身,带着香气浮现,好像把成长中遇到的所有朝露都凝结在其中,让人看了就流口水。
——王竹青